石渠餘紀

石渠餘紀卷六

紀關稅

或曰周人田賦以什一爲制至重本以抑末則徵榷之數諒必加於計畝此說非也古者關市無征周禮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而已設關榷貨充軍國之用實自後世始我朝沿歷代之制關津抽稅始順治二年元年時關差增設多員聖祖親政飭諭曰每官一出必市馬數十匹招募書吏數十人沿途騷擾任意需索商賈恐懼不前百貨騰貴天下通行河道何以至此朕灼知今日商民之困

著仍每關設官一員其徵同之員戶部不得參咨勤勞吏部不得更與銓補二十六年滸關監督桑額稅溢常數以私封便民橋擧之五十三年以後臨淸鳳陽各關次第改交巡撫委官征收時南新關監督某問巡撫王度昭錢糧如何不缺告以從寬征收斷不欠缺已而果然　上感其言故有是　命　世宗卽位飭滸墅龍江等九關交巡撫委官兼管先是關差每多報盈餘以邀優敘八年　諭曰落地稅銀非正項錢糧有定數者可比侵隱欺匿者固當加以處分而爭多鬬勝者不但不當議敘亦當與以處分下部臣定議搜求需索以致盈餘倍於正額者令督撫題

參加級不得過三級以示限制十二年令督撫稽查監督糾其縱容滋擾者乾隆初圖理琛奏請各省稅務歸旗員管理 諭曰各省委辦稅務率多道府等官並無滿漢之別如滿洲有任道府而廉潔自愛者何嘗不可派委而必定以爲例乎六年令各關盈餘增減據實造報諭旨見通考二十七卷十五葉十四年部臣請定盈餘缺額處分 諭曰當康熙年間關差各有專員恣意侵蝕不但無盈餘並不敷正額雍正間一番清理於是以盈餘報者相屬而缺額從未之聞自朕御極政尚寬大盈餘歲減一歲將漸開虧損正額之端夫盈餘無額而不妨權爲之額當雍正十三年正諸

弊肅清之時亦豐約適中之會嗣後盈餘成數視雍正十三年爲準著爲例而部臣稽核猶用上屆比校之法至四十二年卒定爲三年比較五十一年各關徵收多有短絀以上年各省旱災免其賠補蓋關稅之弊在官吏之漏巵而不患商賈之免脫搜求愈嚴算法愈利商愈病帑愈虧

謹案　開國之初即革明季加增稅額凡官吏之侵漁關津之留難屢有厲禁又刊稅例木榜於各關每部臣請嚴缺課處分必諄諄告戒以累商病民爲慮雖國計所必需不能不立之定額而常抑務財用之臣司榷者所宜不侵帑不病商以稱　朝廷之德意哉今錄現行則例正額盈

餘以近歲徵收之數增焉其米糧稅課之徵免與夫海關
洋船之舊例別記於後

直省關稅表

遵會典首列戶部二十四關次工部五關以所載正額
盈餘均為定額並列山西司紅冊道光二十一等年實
徵數目有歸併各該省地丁項下奏銷者亦增載定額

戶部貴州司二十四關

定額 道光二十一年實徵 道光二十二年實徵 道光二十五年實徵 道光二十九年實徵 歲出 留支

崇
十萬二千三十二萬三十一萬三十一萬三十二萬三萬五千
百七十五三千百六五千百六五千六百三千七百一百三兩

文門	左翼	右翼	坐糧廳	淮
兩銅斤水腳亦併入正額盈餘無定額	萬兩盈餘無定額	萬兩盈餘無定額	萬二千三百三十九兩有奇	三十二萬八千六百
十六兩有奇	萬二千百八兩有奇	萬一千二百兩有奇	萬二千三百八十七兩有奇	二十五萬五千七百
十一兩有奇	萬一千三百十七兩有奇	萬七百三十八兩有奇	萬二千三百八十三兩有奇	二十五萬五百九十
二十七兩有奇	萬一千七百八十八兩有奇	萬八百十三兩有奇	萬二千三百八十九兩有奇	十八萬千二十二兩
三十九兩有奇	萬六百三十三兩有奇	萬五百八十一兩有奇	萬二千四百十九兩有奇	十四萬六千九百十
二錢五分	八千六百三十二兩六錢一分	八千六百六十二兩七錢	八千九百十四兩九分	十四萬六千九百十

安關	滸墅關	揚州關	蕪湖
七十九兩有奇	四十四萬一千百五十一兩有奇	十六萬三千七百九十兩有奇	二十二萬九千九百十九兩有奇
六十兩有奇	二十七萬二千五百四十兩有奇	十六萬二千八百八兩有奇	二十七萬二千九百四十七兩有奇
四兩有奇	二十五萬千九百八十二兩有奇	十一萬八千七百五十二兩有奇	二十四萬八千六百三十九兩有奇
有奇	三十二萬二千三百六十四兩有奇	十一萬八千四十九兩有奇	二十七萬四千百十七兩有奇
六兩有奇	三十四萬二百八十兩有奇	十一萬八千四百五十三兩有奇	二十七萬四千三百二十九兩有奇
六兩九錢一分儘數撥支	儘數撥支三十四萬二百八十兩八錢四分九釐	儘數撥支十一萬八千四百五十三兩六分三釐	二十四萬三千四十三兩五錢三分

關	西新關	鳳陽關	江海關
	七萬四千三百七十六兩有奇	十萬七千百五十九兩有奇	六萬五千九白八十兩有奇
	四萬二千六百十二兩有奇	十萬七千百七十九兩有奇	五萬七千四十六兩有奇
	四萬千四百三十七兩有奇	九萬六千四百三十一兩有奇	七萬三千六百八十五兩有奇
	四萬千四百八十一兩有奇	十萬七千二百七十六兩有奇	七萬九千入百二十一兩有奇
	四萬千八百九十二兩有奇	十萬六千三百三兩有奇	七萬二千九百九十七兩有奇
	儘數撥支	儘數撥支	儘數撥支

天津關	臨清關	九江關	贛關
六萬八千百五十六兩有奇	四萬八千三百七十六兩有奇	五十三萬九千二百八十一兩有奇	八萬五千四百七十
八萬三千六百十八兩有奇	五萬五千九十五兩有奇	五十六萬二千九百三十二兩有奇	九萬三千四十八兩
八萬三千二百四十八兩有奇	二萬五千四百三十六兩有奇	五十三萬六千八百十六兩有奇	八萬二千七百十一
八萬二千五百二十八兩有奇	五萬九千七百三十九兩有奇	四十五萬千七百四十兩有奇	九萬三千百八十四
五萬三千五百四十七兩有奇	八萬五千四百四十一兩有奇	五十七萬九千十三兩有奇	九萬三千七百七十
四萬四千八百九十四兩五錢七分	六萬八千三百九十七兩一錢八分	儘數撥支	八萬五千三百十四

關	北新關	浙海關	閩海關
兩有奇	十八萬八千五十三兩有奇	七萬九千九百八兩有奇	十八萬六千五百四十九兩有奇
有奇	十八萬八千五百六十六兩有奇	如額	十九萬九千四百六十五兩有奇
兩有奇	十八萬八千二百十八兩有奇	萬八千八百三十九兩有奇	十二萬七千四百七十九兩有奇
兩有奇	十八萬八千五百二十五兩有奇	七萬八千十八兩有奇	十八萬五千九百五十五兩有奇
一兩有奇	十八萬八千四百九十八兩有奇	如額	十九萬三千十二兩有奇
兩八錢七分四釐	十五萬八千九百五十五兩九錢三分九釐	儘數撥支	十八萬六千十二兩八錢八釐

太平關	粵海關	山海關	張
十二萬八千百七十五兩有奇	八十九萬九千六十四兩有奇	十一萬一千百二十九兩有奇	六萬五百六十一兩有奇
十三萬五千二百四十五兩有奇	八十六萬四千二百三十二兩有奇	六萬千七百六十兩有奇	二萬四兩
十二萬五千七百二十四兩有奇	百十二萬八千二百四十兩有奇	六萬千七百三十兩有奇	如二十一年
十三萬五千二百五十三兩有奇	二百三十六萬二千百六十四兩有奇	六萬千七百二兩有奇	如二十一年
十一萬八千六百四十三兩有奇	百四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六兩有奇	六萬千六百九十五兩有奇	如二十一年
萬五千六十三兩一錢六分四釐	八十萬七千七百六十八兩六錢二分三釐	四萬千四百九十四兩一錢三分七釐	二萬兩

家口	殺虎口	歸化城	
有奇	三萬二千三百三十三兩有奇	萬六千六百兩又錢九千串	以上戶部貴州司二十四關額定正稅盈
	萬六千九百十九兩有奇	二萬三千五百六十五兩有奇	二十一年共徵收三百九十一萬五千百
	同二十一年	二萬四千三十六兩有奇	二十二年共徵收三百三十八萬五百十
	同二十一年	二萬三千四百十八兩有奇	二十五年共徵收五百二十三萬八千八
	同二十一年	二萬二千七百四十九兩有奇	二十九年共徵收四百四十萬千五百八
	千一百八十八兩三錢	六千五十兩二錢二分五釐	共三百二十二萬五千二百六十一兩有

餘銀三百九十八萬九千二百三十三兩有奇又錢九千串
六兩有奇
九兩有奇
百九十七兩有奇
兩有奇
奇

工部五關

	龍江關	蕪
定額	十一萬二千六百七兩有奇	十三萬六千八百五
道光二十一年實徵	九萬五千七百四十兩有奇	十萬千二十一兩有
道光二十二年實徵	九萬五百九十九兩有奇	七萬五百四十七兩
道光二十五年實徵	十萬九百兩有奇	十一萬七千百九十
道光二十九年實徵	十二萬九百三十七兩有奇	十一萬七千八十一
留支歲出		

湖關	宿遷關	臨淸甎版閘
十三兩有奇 奇	五萬六千六百八十四兩有奇	八千三百七十二兩有奇
	五萬九千四百二十六兩有奇	六千百五十五兩有奇
有奇	五萬八千五百四十三兩有奇	六千二百八十九兩有奇
六兩有奇	二萬六千九百三十四兩有奇	二十四年奏銷七千二百七十一兩有奇
兩有奇	二萬七千六百四十八兩有奇	七千四百五十三兩有奇

南新關

四萬九千三萬二百如二十一如二十一如二十一
四百六十四十七兩年 年 年
九兩有奇有奇

以上工部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二十五年二十九年
核銷各關共徵收二共徵收二共徵收二共徵收三
額定正稅十九萬二十四萬九十七萬二十萬三千
盈餘銀三千五百八千九百三千五百四三百六十
十六萬三十九兩有十六兩有十八兩有六兩有奇
千九百八奇 奇 奇
十五兩有奇

通計戶工合戶工各合戶工各合戶工各合戶工各
部額定各關本年徵關本年徵關本年徵關本年徵
關正稅盈收額稅盈收額稅盈收額稅盈收額稅盈
餘銀四百餘四百二餘共四百餘共五百餘共四百
三十五萬十萬七千十三萬四五十一萬七十萬四
二千二百六百九十百五十五千四百四千八百七
八兩有奇五兩有奇兩有奇 十五兩零十四兩零



紀雜稅凡地丁之外取於民皆為雜賦其目曰課如漁課蘆課礦課茶課是也曰租如旗地租學田租公地公田官房租新疆商鋪租是也曰稅其目頗多分擇其切於民者著為篇

事有其細已甚而關民生之利病者故雜稅不可以無紀雜稅有牙稅有木稅煤稅有契稅凡官牙定之以額擇其人輸稅領帖以充牙行民間懋遷有無評物價以助市政若瓜果菜蔬日用之物私立牙行名色者禁之屢禁州縣於定額之外私添牙帖及胥役冒充為民害凡邊外木稅康熙間特准商人於殺虎口外大青山採木輸稅入口二十四年定山西納穆山木稅時議給與蒙古山價既可為貧乏養贍之資而材木運入內地又可供官民興作之用

蓋口外諸山前代爲匠石不經之地蓄積既久精華日獻視內地底縕尋斧者相懸萬萬自樵蘇不足而煤利興久之遞開遞竭乾隆初特准開熱河八溝等處煤窰又定山東海甯立一窰戶民地以地主爲戶官地以領帖輸稅之人爲戶禁不得雇用外地人夫以防流弊四十六年以煤價昂貴准於西山擇地開採又案會典凡買田租房必用布政司契尾自田文鏡創爲契紙契根之法書吏負緣爲姦雍正十三年飭禁之乾隆初乃復契尾之法凡活契典業不在內稅之例後又定契價千兩以上者送道府稽查即現行事例若應城之石膏稅大宛二縣之鋪面行稅殺虎口之農器稅烏魯木齊之鋪面園圃

稅凡以稽查出入少取之而無害於民至於無名之征朝聞則夕革夕聞則朝革如　開國時免錢塘仁和間架房丹徒丹陽馬折銀江陰青浦養牛稅廣東雜稅雍正時除京師琉璃亮瓦兩廠民屋計檁輸稅免黔省遵義各山場小稅乾隆間除近海單桅漁船稅天津葦漁課閩廣竹篸取魚埠頭養鴨稅江蘇沿城搆屋地租廣東加增埠租漁稅又免泰山及湖北太和山香稅浙江玉環漁船塗稅歷朝以來苟有以便民惟恐不及而未嘗稍有悋惜蓋纖悉不可備書第記所見之大略如此

康熙間除江甯市廛輸鈔

雍正三年免臺灣鳳山番婦計口輪稅

乾隆間免甘肅河西隨征馬糧浙江雲和坑爐稅除江南雜辦城租碾餉等款江南網戶鰣魚折色

紀米糧稅

康熙三十五年令海商運米天津正稅之外免其雜費五十五年永平饑開山海關米禁六十年停淮安等關米稅一年時屢免暹羅海船米穀之稅乾隆元年江南水免各關糧稅御史王文濬請米船過關給與印票令到災區售賣送官鈐印回空查銷偷運別處者倍罰然守候稽遲且一地而販運者多不能轉移鄰邑及改免鈐印聽便繳銷

二三年畿輔旱蝗免天津臨清糧稅時淮陽挑濬運河役夫數廿萬恐物價騰貴免淮安關米糧柴灰等稅六年免官運糧稅七年普免直省各關米豆二麥稅然稅額雖免而糧價愈昂臣工屢以為請乃征收如舊并　諭以地方偶遇偏災即將該處加恩寬免則估舶聞風而雨集駔儈不得居奇轉得權操自上案米糧有稅疑若重征然運槽累舸趨急而幸災實射利之尤者徒以流轉足以濟飢與囤積有閒故征而不禁偏隅偶歉立沛　恩膏轉移調劑之權誠於是乎在矣

紀邊外互市

我　朝撫定華夷東自朝鮮北自內外蒙古以達俄羅斯
西自青海衛藏新疆及哈薩克莫不職貢通市自天命
開基即與朝鮮互市順治間以遣使多人滋擾定遣正副
使二人以往康熙間其國請停互市不允恭讀　御製海
運賑濟朝鮮記康熙三十六年朝鮮國王李焞奏比歲荐
饑八路流殍纍纍懇中江開市貿穀朕立允其請次年二月
命部臣於天津截漕水陸運米三萬石內加賚者一萬石
朝鮮舉國凋瘵盡起中江者朝鮮互市處也若蒙古貿易
亦各定地　國初令喀爾喀於張家口古北口貿易康熙
間令厄魯特於張家口歸化城貿易惟喀爾丹四大台吉

得入市京師自索額圖與俄羅斯定界二十八年乃立界碑遂通市易三十六年令鄂爾多斯於定邊花馬池貿易此皆北邊之互市也若新疆則順治初即定吐魯番貢使市物之數康熙間准哈密互市乾隆二十二年令甘肅口外與哈薩克交易馬駝牛羊爲軍營之用自天山左右咸入版圖南北各城皆有市集或貨物互易或錢銀糴買十日一集十分抽一以爲常於藏遣官偕剌麻監督打箭鑪貿易（康熙三十九年）於青海則河州松潘西甯隨時貿易（雍正三年）惟違禁之物均不得闌出各邊若夫軍前之有市易康熙間發帑於征羅剎軍前市易牛羊糧米三十五年大軍征噶

爾丹斥軍市於一里外令各營夸蘭大嚴司約束其市駝馬軍貲者別爲一營雍正三年聞阿爾泰軍營一豬之價十餘金他物稱是以耗費錢糧嚴飭禁止倫賣者許出兵人取用無禁雖金鼓倥傯逐利者未嘗不至尤宜嚴申軍令云

紀海船米糧

市船之設利一而害十所謂利者非課稅之謂米糧是也康熙初即禁江浙販米出洋四十七年僉都御史勞之辨請撤海關一槩不許商船往來以絕私販然海禁已開不可驟止部議第令各海口稽查食米外多帶至五十石以

上者人官六十一年暹羅國人言地饒稻米一石直銀二
三錢　諭令販運三十萬石於閩粵甯波免其稅雍正二
年米至粵得　旨暹羅國王不憚險遠進獻稻種果樹恭
順可嘉令地方照時價發買特免壓船貨稅其後至各省
免米稅如例時以閩浙產米不敷弛南洋之禁令民得往
貿易十三年呂宋麥收歉薄載穀至閩易麥提督王郡以
聞許之乾隆八年定外洋運米貿易者萬石以上免貨十
之五五千石以上免十之三（時運三四千石者亦得邀免）幷　諭以若
民閒米多即官爲收買以補常社各倉或散給兵糧俾洋
商得沾實惠幷宣諭該國王知之十三年令商人暹羅買

米得造船運回巡撫陳大受言該國木料甚賤十六年以購運洋米官商執便閩疆臣督臣喀爾吉善奏暹羅地廣不過百餘里産米並無一定官赴採買難免居奇十八年復言過洋之米不能日久貯倉不如聽商採買隨其多寡皆足有濟民食次年定運米二千石以上分別議敘之例蓋海濱斥鹵開禁之後商漁生聚日繁往往待哺於賈舶茲故於市舶之外別爲篇

紀市舶

順治四年總督佟養甲奏佛郎西國人居濠鏡澳互市有年後深入省會叛變遂行禁止請復通商裕國案是時廣東初平佟

養甲招降海上四姓賊而海賊馬元生等衆數萬內犯討
平之明闕部郎陳子壯尚書張家玉復起兵犯廣州佟養甲
奏請移大同兵五千防勦部議徵順治三年額銀四分之
一以給軍養甲以粵省遭寇掠奏緩之時軍餉告匱故爲
此請部議前事可鑑止令在澳貿易八年廣東都司劉世虎
巡海遇風至廣南其王差中國人趙文炳送歸時方嚴海
禁　特旨慰諭文炳還國船貨免其入官十二年荷蘭入
貢降　敕獎賚定八年一次來朝員役毋過百人令二十
人到京貨物在館交易不得於廣東海上私賣康熙初議
定外國非貢期不得貿易時僅准荷蘭暹羅各一次五年停止二十三年准
暹羅貢船於虎跳門市易時海外平定臺澎設兵乃開各
省海禁聽民貿易商船五百石以下者烙號給票驗放出

洋惟大船及夾帶軍器硝磺諸禁物者舉之免各國貢船納稅二十四年監督宜爾格圖言粤東向有東西二洋諸國貿易市舶司收稅明隆慶五年定丈抽之制按船大小爲額西洋船九等東洋四等　國朝因之但往日多載珍奇今係雜貨請減其稅從之三十三年禁商人在外國造船并賠帶外國人入口旋又令漁船改造雙桅以便裝載編刻商漁哨船字號以便查稽萑蒲海洋必先淸船政郎內地臺澎來往之船亦令於厦門盤驗非收船者免重稅五十五年　上聞南洋葛剌巴爲紅毛泊船之所呂宋爲西洋泊船之所兩處藏匿盜賊內地之人載米而去賣船而歸甚

有留在彼處者不可不預爲措置時上南巡過蘇州問船廠咸云每年造船出海貿易多至千餘回來者不過十之五六又訪聞海船桅木產自中土龍骨必用廣東鐵梨笏木海外無此倘賣者詭稱遭風乃飭禁商船往南洋貿易於海壇南澳截留凡賣船與外國者斬所留外國之人行文令其解回又諭以明代即立沿海礮臺應令地方官設立又諭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必受其累　國家承平日久務須安不忘危時島夷馴擾海疆晏如　仁廟防患未然如此然南洋以產米足濟內地其禁不久旋開五十七年原任碣石總兵陳昂條陳海上諸國形勢陳昂福建同安人習海道康熙壬戌隨靖海侯施琅平澎湖又奉施將軍令出

人東西洋訪鄭氏遺蹤凡五載敘功再遷至碣石總兵擢廣東副都統子倫炯號資齋著海國聞見錄略曰東海惟日本惟大其次琉球西則暹羅爲冣東南番族甚多如文萊等數十皆小邦惟葛剌巴呂宋最強葛剌巴本紅毛市船之所紅毛姦宄莫測其中有英圭黎（即英吉利）干絲蠟和蘭西（即佛郎西）荷蘭大小西洋各國名目雖殊氣類則一和蘭西兇悍異常澳門係其同種熟悉廣省情形請令督撫關差大臣設法防備或於未入港之先查取火礮方許進口或另設一所關束夷人每年輪流貿易不許多船並集昂親見爲夷狡獪情形所陳皆衣袵要策時總督楊琳以夷商慴服有素數十年沿習相安應聽照常貿易該總

兵所請查取火礮另所關束輪流貿易之處毋庸議與部議合事竟寢時禁澳門夷商帶內地人他往又議定從前出洋貿易之民三年之內准其回籍其定例以後私去者不得徇縱入口於是各省奏報回籍者三千餘人至雍正三年復申其禁以定例後逗留外國之人甘心異域不准回籍六年又定洋船出入期限並所帶米石貨物之數乾隆元年暹羅請採買銅斤不准特賞銅八百斤以資其用是年紅毛夾板船向於黃埔起礮事竣給還每船按樑頭約徵銀二千兩再抽貨稅近來礮置船中額稅外又將現銀抽分名曰繳送飭革如舊並宣 諭各夷人知之二年浙江撫臣小琉球難夷

令嗣後外國被風飄泊人船各省加意撫䘏賞給衣糧修理船隻遣歸本國著為例旋朝鮮亦資送遭風商船歸

諭獎之二十一年以紅毛等國歲至定海督臣喀爾吉善

奏番商獲利加多請增其稅　諭曰近歲洋船至甯波者甚多將來番船雲集留住日久將又成一粵省之澳門於海疆土俗民風均有關係是以更定章程視粵稍重則無所利而不來意不在增賦也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利之所在瑕釁易滋　聖慮周詳如此二十四年總督李侍堯

奏防範夷商規條略云夷船向係五六月收泊九十月歸國間有因事住冬止在澳門寄住近多潛留省會藉稱貨

物未銷勾結生事應禁之至貨物應令行商公平速售歸價依期歸國有行貨未清願留澳門者聽其自便又以近來嗜利之徒將房屋改造華麗誘圖厚租漢姦出入無弊不作嗣後非洋行不許寓歇一禁內地民人借夷商貲本貿易幷不許雇役內地多人一禁遣人分往江浙等省探聽物價致姦商勾結幷從之先是御史李兆鵬以內地絲貴請禁出洋二十五年巡撫陳宏謀請採辦洋銅船隻准帶綢緞二十七年總督蘇昌請准英吉利夷商伯蘭之請配買絲斤次年准琉球照英夷例配帶嗣又請准加剌巴暹羅港口安南馬辰丁幾奴舊港東埔寨等國配帶部議絲爲外洋所

必需而銅可供鼓鑄應酌定數目隨帶出洋易銅於是弛絲禁　諭曰禁止絲斤出洋以來絲價未減可見生齒繁衍取多用宏物情自然之勢非盡關出洋之故今尹繼善莊有恭並稱民情以弛禁為便着弛其禁時各省商船配帶自數百斤至千餘斤惟粵省洋商每船帶至萬斤蠶絲亦外洋所不產而必需之物與茶葉大黃等四十九年禁洋行代官辦物墊價免其呈進鐘表令與夷商公平交易不得把持拖欠時議粵海關珍珠寶石稅例得　旨珍珠寶石向來抽稅無多況此物本無定價易至居奇且便於藏匿偷漏若過事吹求實屬不成事體不如免其收稅則

諭俟肅清毋庸多爲防範著爲令

紀英夷入貢本乾隆五十七年至五十九年實錄

乾隆五十七年冬十月廓爾喀乞降西藏平　御製武功十全記以四體字立碑其月廣東巡撫郭世勳奏佚英吉利國夷人至粵譯言國王以前年　大皇帝八旬萬壽遣使臣馬戛爾尼航海至京修貢約明年二三月可抵天津次年正月　上念海洋風信靡常船或沿途收泊　敕海疆各大吏曰乾隆十八年停西洋博爾都葛爾國御製詩謂之都雅由澳門入貢總督阿里袞於海岸調兵列隊甲仗鮮明天朝觀瞻所繫不可不整肅威嚴俾知敬畏此不可草率

從事亦不可迹涉張皇也時藴端多爾濟駐庫倫亦奏言
俄羅斯使人報西洋昂吉逶國即英吉利遣使於廣東求地通
商蓋英夷之蓄謀干瀆包藏禍心以來西北萬里外皆知
之矣其春探貢之船先至甯波　上頗爲之垂廑至五月
十六日貢船始過澳門二十七日泊定海六月朔由靑龍
港乘風開洋十三日過登州廟島船中夷官五十餘人從
人水手八百餘名譯言使臣願赴山莊祝　嘏各疆吏次
第以聞適探水船先至天津言貢船入水三丈餘不能進
口請於廟島起旱而天津旋於二十二日遠見貢船鹽政
徵瑞遣人曲折探水引至近口於闌江沙寄泊以　上旨

賜牛羊米麪甚多時車駕駐熱河　命徵瑞護送以來同蒙古王公及緬甸等使宴賚　諭天津不必再加筵燕過爲優待總督梁肯堂先由永定河工次赴天津　上恐以大員照料禮節太優長其矜傲　敕先回視河篆賜船中食米千石而夷性夸誕自稱欽差又以品級尊崇與徵瑞須乎禮相見徵瑞恐失體令鎭道過船驗貢則侈言貢物甚大極爲精巧裝修輒須一月顧貢物二十事中以天球爲最實不過外洋鐘表之屬　乾淸　甯壽諸宮所常設者餘則琿璣等物而已旣登岸則乘船中人不服水土先回至本國又請至甯波置買物貨於珠山指給空地支立

帳房爲休息病人之所許之方督臣宣　旨時貢使但免
冠竦立徵瑞爲言連日學習跪叩乃使欽天監副索德超
賀淸泰等至熱河帶領以皆西洋人便肄習也八月貢使
至山莊　上諭使臣禮節多未諳悉朕心深爲不愜前此
沿途款接過優以致妄自驕矜將來應由內河水路前抵
江南由長江度梅嶺再由水路至廣東供頓不可過豐經
過營汛墩臺務須完整嚴肅以昭威重尋軍機大臣以訓
戒夷使頗知悔懼聞時外藩咸集山莊慶賀　上連日御
萬樹園大幄次及澹泊敬誠殿馬戛爾尼偕副使斯當東
等卒隨緬甸諸陪臣舞蹈跪叩宴賚成禮而退於是許令

由甯波乘原船歸國夷使之來也　上時時裁抑之顧念其航海一年重譯數萬里懷柔亦惟恐不至特謹持大體不使以恩妨法乃夷性叵測貢物登岸貢船即行欲使馬庚多斯由內地回船彈壓又欲浙江遣西洋人安納等來京於是窺探之情畢露及譯出表文則有派人留京照料買賣學習教化之請有甯波天津收泊交易之請有照俄羅斯在京設立貨行之請有給珠山相近小海島居住之請有給廣東省城小地方一處之請有澳門居住夷人出入自便之請有廣東下澳門由內河且減稅之請又使臣設言請准夷人傳教　上震怒既責夷使以所請皆不可

行又於答給國王　敕書之外別爲　敕諭一道前後二千六百餘言反覆開諭詞嚴義正略謂爾國既不能如西洋人遵用天朝服色即無地安置爾國貿易久在澳門輸稅本無定例他處無洋行通事言語不通且天朝疆界嚴明從不許外藩攙越至天主教西洋各國所遵奉天朝經聖帝明王垂教創法四方億兆率由有素決不惑於邪說并諭以將若來船至浙江天津欲求上岸交易守土文武必不令其停留立時驅逐勿謂言之不豫乃定以九月三日令侍郎松筠押帶由定海上船回國是歲　上爲罷木蘭秋獮八月丙戌　回鑾　諭曰英吉利在西洋各國中

最爲桀驁強悍在洋常劫掠夷商今不遂所欲或藉詞生
事不可不預爲之防雖澳門各國未必拊從節人眾船多
不免被其恫喝必妥稱許令總理西洋諸國貿易夸大其
辭抽分漁利須先期曉諭又 諭各海疆營伍廢弛必須
振作改觀方可有備無虞如珠山及拊近澳門島嶼皆當
相度形勢先事圖維夷人便水而不便陸且船在大洋果
口岸嚴密主客異勢斷不能施其伎倆若將來船至天津
甯波即行驅逐不遵則懾以兵威此外如山東廟島福建
臺灣當一體防範夷船雖至甯波寄碇而何處島嶼可居
何處港澳可泊豈能遠悉其詳必有漢奸勾引當即查究

尋松筠奏報沿途安靜　上念其在洋度歲加　賜福字二方及蟒緞諸物而先回定海之貢船不待夷使速於九月初開行祗畱原坐一船馬戛爾尼詭言人眾難容欲改由內地至澳且沿途多所祈請松筠峻拒之乃泣言海中有極熱之處眾易生疾松筠意動以聞乃許之初　上之使由長江度嶺也本欲限之以河閘之紆迴困之以江湖之險遠如猛獸然羈縶掣曳使不得騁然後馭之在我自改由內河至珠山已窺吳淞之險易復改由內地至粵則東南水道難保不繪圖測水以去時松筠至定海飭貢船開行長麟由江蘇調兩廣總督押帶夷使至粵夷使既請

於甯波以洋貨兌換茶葉湖絲又請於回粵時至黃埔看視夷人西洋各國泊船多在澳門英夷則在黃埔最後乃言國王進貢寶出至誠將來數年修貢一次表章貢物送總督轉奏不敢強求進京蓋其去也諉爲好言亦知　天朝之必不見納也臣伏讀五十八年　諭旨爲英吉利發者前後數十餘道而　聖訓所言聽其一事彼又生怯求恩此二語尤窮鬼蜮之情狀即駕馭之術在其中矣當　敕諭海疆防範時長麐請招募蛋戶分撥各營爲制勝夷船之用　上以蛋籍從不入營特許有艀臨時雇用次年正月閩浙總督伍拉納覆奏珠山情形疏言珠山即舟山離定海縣城五里隔

洋六里有五奎山峰勢高出衆山全洋島嶼瞭然在目爲洋船赴定海停泊之所請設汛駐兵駕船巡哨若天津之閘江沙本非可泊之地登州廟島又去內地遼則當日設防之要首在五奎矣而閩粤環海二千里未聞有以衣袽之策入告者何哉

坿記

嘉慶二十一年七月乙卯　上諭內閣此次英吉利進貢使臣至天津海口登岸特命蘇楞額廣惠傳旨賜宴行三跪九叩禮如合式卽日帶領進京如未諳禮儀具奏候旨其原船勿令擕駛仍由原路回津泛海還國蘇

楞額廣費故違旨意徑行帶來又縱令原船私去伊二人之咎在此因事已不妥又命和世泰穆克登額迎赴通州演禮以七月初六日爲限限內行禮即日帶來滿限尚未如儀即行參奏請旨和世泰穆克登額於初五日含混具奏初六日徑自帶來朕於未初二刻御勤政殿召見伊二人先詢以演禮之事伊二人免冠碰頭云並未演禮及至再問以既未演禮何不參奏和世泰云明日進見必能如儀此一節伊二人之咎已同蘇二人矣至初七日早膳後卯正二刻朕傳旨升殿召見來使和世泰初次奏稱不能快走俟至門時再請二次奏稱

正使病泄少㡬片刻三次奏稱正使病倒不能進見卽
諭以正使回寓賞醫調治令副使進見四次奏稱副使
俱病俟正使痊愈後一同進見中國爲天下共主豈有
如此悔慢倨傲甘心忍受之理是以降旨逐其使臣回
國不治重辠仍命廣惠護送至廣東下船近日召見廷
臣始知來使由通州直至朝房行走一夜來使云進見
朝服在後尚未趕到便服焉能瞻覲大皇帝此等情節
和世泰見面時何不陳奏卽或遺忘或晚閒補奏或次
日一早具奏俱可直至將次升殿總未奏明情節伊二
人之辠重於蘇楞額矣若豫先奏明必改期召見成禮

而返不料庸臣誤事至此朕實無顏下對臣工惟躬自
引咎耳四人之辜俟部議上時再行處分先將此旨通
諭中外及蒙古王大臣等知之右見睿廟聖訓卷八十四嚴法紀嘉慶
十九年英夷護貨兵船不遵例停泊外洋竟抵虎門總
督蔣攸銛示以兵威召大班益華臣詰責之乃揚帆去
二十一年英夷遣使入貢由海道抵天津攸銛請　敕
諭該國王嗣後入貢當照琉球等國定例就近由廣東
北上不可冒風濤之險遠赴他處收泊若不恪守章程
船到天津不許登岸並不接收貢物此次貢使當由陸
路派員伴送來粵其餘仍由海道原船回國均不許逗

晉　諭曰蔣攸銛於數千里外所論事理與朕前後敕
諭情形無不脗合實能深知朕心遇事能見其大可嘉
之至
敕諭英吉利國王二道乾隆五十八年八月
敕諭英吉利國王曰咨爾國王遠在重洋傾心嚮化特
遣使恭齎表章航海來庭叩祝萬壽並備進方物用將
忱悃朕披閱表文詞意肫懇具見爾國王恭順之誠深
爲嘉許所有齎到表貢之正副使臣念其奉使遠涉推
恩加禮已令大臣帶領瞻覲錫與筵宴疊加賞賚用示
懷柔其已回珠山之管船官役人等六百餘人雖未來

京朕亦優加賞賜俾得普沾恩惠一視同仁至爾國王
表內懇請派一爾國之人居住天朝照管爾國買賣一
節此則與天朝體制不合斷不可行向來西洋各國有
願來天朝當差之人原准其來京但既來之後即遵用
天朝服色安置堂內永遠不准復回本國此係天朝定
制相爾國王亦所知悉今爾國王欲求派一爾國之人
住居京城既不能若來京當差之西洋人在京居住不
歸本國又不可聽其往來常通信息實為無益之事且
天朝所管地方至為廣遠凡外藩使臣到京譯館供給
行止出入俱有一定體制從無聽其自便之例今爾國

若噶人在京言語不通服飾殊制無地可以安置若必似來京當差之西洋人令其一例改易服飾天朝亦從不肯强人以所難設天朝欲差人常住爾國亦豈爾國所能遵行況西洋諸國甚多非止爾一國若俱似爾國王懇請派人留京豈能一一聽許是此事斷斷難行豈能因爾一人之請以致更張天朝百餘年法度若云爾國王爲照料買賣起見則爾國人在澳門貿易非止一日原無不加恩一視即如從前博爾都噶爾亞意達里亞等國屢次遣使來朝亦曾以照料貿易爲請天朝鑒其悃忱優加體卹凡遇該國等貿易之事無不照料周

備前次廣東商人吳昭平有拖欠洋船價值銀兩者俱飭令該管總督由官庫內先行動支帑項代爲清還並將拖欠商人重治其辜想此事爾國亦聞知矣爾國又何必派人留京爲此越例斷不可行之請況留人在京距澳門貿易處所幾及萬里伊亦何能照料耶若云仰慕天朝欲其觀習教化則天朝自有天朝禮法與爾國各不相同爾國所留之人卽能學習爾國自有風俗制度亦斷不能效法中國卽學會亦屬無用天朝撫有四海惟勵精圖治辦理政務奇珍異寶並不貴重爾國王此次齎進各物念其誠心遠獻特諭該管衙門收納其

實天朝德威遠被萬國來朝種種貴重之物梯航畢集
無所不有爾之正使等所親見然從不貴奇巧並無更
需爾國製辦物件是爾國王所請派人留京一事於天
朝體制既屬不合而於爾國亦殊覺無益特此詳晰開
示遣令貢使等安程回國爾國王惟當善體朕意益勵
款誠永矢恭順以保乂爾有邦共享太平之福除正副
使臣以下各官及通事兵役人等正賞加賞各物件另
單賞給外茲因爾國使臣歸國特頒敕諭並錫賚爾國
王文綺珍物具如常儀加賜綵緞羅綺文玩器具諸珍
另有清單王其祗受悉朕眷懷特此敕諭

又　敕諭曰爾國王遠慕聲教嚮化維殷遣使恭齎表貢航海祝釐朕見爾國恭順之誠令大臣帶領使臣等瞻覲錫之筵宴賚予駢蕃業已頒給敕諭賜爾國王文綺珍玩用示懷柔昨據爾使臣以爾國貿易之事稟請大臣等轉奏皆係更張定制不便准行向來西洋各國及爾國夷商赴天朝貿易悉於澳門互市歷久相沿已非一日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瓷器絲斤為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需之物是以加恩體卹在澳門開設洋行俾得日用有資並沾餘潤今爾國使臣於定例之外多有陳

乞大乖天朝加惠遠人撫育四夷之道且天朝統馭萬國一視同仁即在廣東貿易者亦不僅爾英吉利一國若俱紛紛效尤以難行之事妄行干瀆豈能曲徇所請念爾國僻處荒遠間隔重瀛於天朝體制原未諳悉是以命大臣等向使臣等詳加開導遣令回國恐爾使臣等回國後稟達未能明晰復將所請各條繕敕逐一曉諭想能領悉據爾使臣稱爾國貨船將來或到浙江甯波珠山及天津廣東地方收泊交易一節向來西洋各國前赴天朝地方貿易俱在澳門設有洋行收發各貨由來已久爾國亦一律遵行多年並無異語其浙江甯

波直隸天津等海口均未設有洋行爾國船隻到彼亦無從銷賣貨物況該處並無通事不能諳曉爾國語言諸多未便除廣東澳門地方仍准照舊交易外所有爾使臣懇請向浙江甯波珠山及直隸天津地方泊船貿易之處皆不可行又據爾使臣稱爾國買賣人要在天朝京城另立一行收貯貨物發賣倣照俄羅斯之例一節更斷不可行京城爲萬方拱極之區體制森嚴法令整肅從無外藩人等在京城開設貨行之事爾國向在澳門交易亦因澳門與海口較近且係西洋各國聚會之處往來便益若於京城設行發貨爾國在京城西北

地方相距遼遠運送貨物亦甚不便從前俄羅斯人在京城設館貿易因未立恰克圖以前不過暫行給屋居住嗣因設立恰克圖以後俄羅斯在該處交易買賣即不准在京城居住亦已數十年見在俄羅斯在恰克圖邊界交易即與爾國在澳門交易相似爾國既有澳門洋行發賣貨物何必又欲在京城另立一行天朝疆界嚴明從不許外藩人等稍有越界攙雜是爾國欲在京城立行之事必不可行又據爾使臣稱欲求相近珠山地方小海島一處商人到彼即在該處停歇以便收買貨物一節爾國欲在珠山海島地方居住原爲發賣貨

物而起今珠山地方既無洋行又無通事爾國船隻已不在彼停泊爾國要此海島地方亦屬無用天朝尺土俱歸版籍疆址森然即島嶼沙洲亦必畫界分疆各有專屬況外夷嚮化天朝交易貨物者亦不僅爾英吉利一國若別國紛紛效尤懇請賞給地方居住買賣之人豈能各應所求且天朝亦無此體制此事尤不便准行又據稱撥給附近廣東省城小地方一處居住爾國夷商或准令澳門居住之人出入自便一節向來西洋各國夷商居住澳門貿易畫定住址地界不得踰越尺寸其越洋行發貨夷商亦不得擅入省城原以杜民夷之

爭論立中外之大防今欲於坿近省城地方另撥一處給爾國夷商居住已非西洋夷商歷來在澳門定例況西洋各國在廣東貿易多年獲利豐厚來者日衆豈能一一撥地方分住耶至於夷商等出入往來悉由地方官督率洋行商人隨時稽察若竟毫無限制恐內地民人與爾國夷人間有爭論轉非體卹之意覈之事理自應仍照定例在澳門居住方爲妥善又據稱英吉利國夷商自廣東下澳門由內河行走貨物或不上稅或少上稅一節夷商貿易往來納稅皆有定則西洋各國均屬相同此時既不能因爾國船隻較多徵收少有溢額

亦不便將爾國上稅之例獨爲減少惟應照例公平抽
收與別國一體辦理嗣後爾國夷商販貨赴澳門仍當
隨時照料用示體卹又據稱爾國船隻請照例上稅一
節粵海關徵收船料向有定例今旣未便於他處海口
設行交易自應仍在粵海關按例納稅毋庸另行曉諭
至於爾國所奉之天主教原係西洋各國向奉之教天
朝自開闢以來聖帝明王垂教創法四方億兆率由有
素不敢惑於異說卽在京當差之西洋人等居住在堂
亦不准與中國人交結妄行傳教華夷之辨甚嚴今爾
國使臣之意欲任聽夷人傳教尤屬不可以上所諭各

條原因爾使臣之妄說爾國王或未深悉天朝體制並非有意妄干朕於入貢諸邦誠心向化者無不加之體卹用示懷柔如有懇求之事若於國體無妨無不曲從所請況爾國王僻處重洋輸誠納貢朕之錫與優嘉倍於他國今爾國使臣所懇各條不但於天朝法制有關即爲爾國代謀亦俱無益難行之事茲再明白曉諭爾國王當仰體朕心永遠遵奉共享太平之福若經此次詳諭後爾國王或誤聽爾臣下之言任從夷商將貨船駛至浙江天津地方欲上岸交易天朝法制森嚴各處守土文武恪遵功令爾國船隻到彼該處文武必不肯

令其停留定當立時驅逐出洋未免爾國夷商徒勞往返勿謂言之不豫也其懔遵毋忽特此再諭

附渤海圖說按圖繪因原鈔漏缺

國家卜宅燕京海爲左翊陪都粟米之賦浮海以達天津古冀州貢道也道光六年南漕嘗兼海運近歲屢招海商和糴以實京倉且京師地大人庶食用百貨率仰東南每歲貿船連檣而至或風信愆期市價爲騰貴故海道順利則京師富饒所繫甚鉅道光二十一年夷船擾沿海天津戒嚴臣發篋讀康熙閒西士所繪皇輿圖竊見天津爲京師門戶而天津則自有其門戶蓋天

津內洋占日渤海左自永平昌黎度山海關東逵錦州折而北復至金州而南拱右並海接山東境東沿膠萊達登州島嶼斗入海中而北揖北則鐵山旅順南則𪨆隍城巨浸之中兩扉屹立環海九省形勝無逾此者若使水師將卒於百餘里之內橫海巡防不獨衞天津兼以安三省此重關之勢也明史志言登萊與遼海接壤海島縈廻僻而實險殆謂此乎乃嘗詢鄉人之賈於天津者得海道曲折遠近與停泊險易繪圖繫說將以告之當事圖纔就以憂去遂不果及再來京師入史館讀

聖祖仁皇帝實錄見康熙五十年　特允　盛京

將軍嵩祝之請令登州防海水師巡哨金州鐵山五十年二月戊寅實錄竊意前說不為無稽及讀中樞政攷載鐵山於山東隍城島中距一百八十餘里無泊舟之所自鐵山起九十里之內令盛京官兵巡哨隍城島起九十里之內令山東官兵巡哨中樞政攷卷二十二巡洋又載盛京水師額設戰船十隻船工水手一百名兵丁六百名演習水操往來巡緝又讀聖祖御製文四集康熙五十二年閏五月諭盛京金州等設立水師營將山東總兵李雄奏截戰船十隻截畱戰船分往看守巡防蓋康熙五十年以前鐵山雙島之地時有盜蹤甚而登岸樹旗肆

行無忌見國史嵩祝列傳逮嵩祝建爲堅守門戶之說而盜首如陳尚義鄭盡心皆歸誠恐後見聖祖御製文四集卷三並五十一年十二月丙寅實錄此形格勢禁之道也顧自裁減戰船於是金州不得不添立水師畫界分巡而不相聯屬夫海洋浩瀚無際非如陸地之亭堠嚴明淸晏既久則巡防之及九十里與否不能問諸水濱徒令按季造冊報部椗泊不登譏察無從非責實之道也邇年以來英夷雖就撫帖伏而隍城石島之閒萑苻時警似宜仿嵩祝前議而變通之暨巡防責員而事權貴一賈船之來多寄椗登州諸島故盜匪尤所窺伺然非從各島內外直巡至金州

鐵山則南北兩岸雖有戰船而盜蹤且出沒於其間而不覺失事而懲之已無及矣莫若仿南澳鎮兼巡閩粵之例擇諸島中地稍寬廣下可泊舟者建立水寨（水寨見明史兵志）駐水師將領一員南自登州北至金州水洋島嶼皆其所轄分營布汛遴選總巡協巡備弁時其風信之南北以為巡防之上下使百八十餘里之中常有儆聲颿影戈船往來互可以戢鯨鯢之跋扈即欲乘我不備闖入內洋而門戶森嚴必有所顧忌而不敢且（實錄）所載半日程耳揚颿利涉朝發夕至非有砂礁之阻樵汲之需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曰重門擊柝以

待縣寄如此則三省瀕海數千里皆晏然處於堂奧之內詎獨天津之利哉至於更定營制履勘機宜或將天津新增水師量爲裒益或於成山威海諸營聯絡掎角必擇水師將領之熟悉洋防者往而從容相度圖上其議此則非文吏所能鑿空而談也今將舊圖移定南向少拓於前而繫說如此

康熙四十九年八月奉天將軍嵩祝疏報錦州離城百二十里雙島有賊船十停泊又二百餘人樹旗於湖背哨上施放槍礮城守尉馬哈達等帶領哨兵屯丁於南路截賊歸路賊衆爭路上船我兵追擊殺死三十餘名

獲船一併牌刀槍礮等物五十年二月葛祝疏言奉天所屬金州鐵山距山東所屬隍城島僅半日程請令山東防海水師官兵巡哨兼及金州鐵山俾海逸賊匪無所容身下部議從之本傳國史

康熙五十二年閏五月　諭海賊陳尚義等百餘人來歸誠俱係熟識水性海道之人盛京金州地方𥩟設立水師營將伊等發往近據山東總兵李雄奏請裁伊標水師營戰船十隻即將所裁數內截留數船分往金州地方巡防海洋似有裨益見御製文四集三卷

中樞政攷云金州之鐵山至菊華島等處　盛京所屬

海汛令水師營官兵巡查至鐵山與山東隍城島中間相隔一百八十餘里並無泊舟之所自鐵山起九十里之內令　盛京官兵巡哨隍城島起九十里令山東官兵巡哨如遇失事量其境界相近詳查議處

又云奉天洋面往來商船令其先赴旅順口水師營挂號

又云　盛京所屬水師額設戰船十隻舵工水手一百名派撥兵丁六百名演習水操往來巡緝旅順口外黃金山地勢緊要之處安設礮臺多派官兵防守與戰船水師聲勢聯絡其戰船十隻除輪流拆造外以二隻守

口其餘船隻在於柳樹屯地方操演巡哨並令山東水師官兵至搭界地方會同加意巡查

又云　盛京所屬海汛由該將軍派撥於水師營旗員內擇其熟悉舟師者輪流揀派令三品官一員作爲總巡四五品等官三四員作爲協巡帶兵往來巡查嚴緝按季先期造冊報部如遇失事即行題參

蘇軾登州召還議水軍狀略云竊見登州地近北虜號爲極邊虜州山川隱約可見便風一帆奄至城下自國朝以來常屯兵教習水戰旦暮傳烽以通警急每歲四月遣兵戍駝基島至八月方還以備不虞自景德以後

屯兵常不下四五千人除本州諸軍外更於京師南京
濟鄆兗單諸州差撥兵馬屯駐云云案此則鼉基一島
可駐四五千人鼉基今鼉磯自宋真宗時卽爲重鎮所謂便
風一帆奄至城下又與措祝傳所言半日程合
案蘇軾集北海十二石記略云登州下臨大海目力所
及沙門鼉磯車牛大竹小竹凡五島惟沙門最近兀然
焦枯其餘皆紫翠巉絕出沒波濤中眞神仙窟宅也沙
門島當卽今圖之沙彌島鼉磯大小竹之名與今圖同
惟車牛不知當今何島據海商所云鼉磯去登州海口
四更當二百四十里而軾以爲目力所及則必無二百

餘里之遠且今圖羅磯去海口不過四分度之一海商指彼此相距而言其大略耳

後漢書法雄傳永和三年海賊張伯路等三千餘人寇濱海九郡徵雄爲青州刺史討之連戰破賊後遁走遼東止海島上五年乏食復抄東萊雄擊破賊逃還遼東遼東人李久等討平之

齊召南水道提綱 聖祖御製輿圖東西爲地經度以占節氣先後南北爲地緯度以測辰極高下又云旅順三面懸海南望蓬萊僅二百五十里注云南過海至北隍城島僅百餘里按此與中樞政攷百八十里之說合又注云古稱渤海

本大海之支港說者言禹時靑州踰渤海北兼營州之地其勢固自然也

按海商登州至金州水程距（水程一更按陸路六十里）登州城海口正北一更至廟島可泊舟有汛廟島東有長島（即長山島）西有黑島（即黑山島）透迤相近廟島至猿山（即侯雞山）一更向正北直取猿山又向正北南桃枝北桃枝（即南北砣磯本非鼉磯）二更中有島門可行二島均可泊舟北桃枝東大琴嶼小琴嶼（即大欽小欽）嶼東有南北隍城均可泊舟南隍城以上山東登州屬北隍城以上　盛京

所屬南北隍城相隔咫尺

北隍城至鐵山向東北三更鐵山高大屬金州

鐵山西有羊頭灣相離不遠可泊舟

鐵山東有旅順口乃關東水口要地有黃船戰艦把守

旅順口向東有小彭嶼約一更亦可泊舟

小彭嶼再向東是金州甯海縣海口泊舟之處地名柳樹底可泊舟百餘隻最爲　盛京要地

金州東北一所曰彭子灣水不甚深盡東處與朝鮮交界

又云孔嶼溝可泊舟

內港復州木島雙孔嶼滿西北一更長生島相離不遠長生島正北至西錦州七更東北至蓋州亦七更正東少北牛莊口勿溝營內有大河直達天峰臺離瀋陽不遠牛莊口乃盛京水口極要之地

回南水程自鐵山至山東威島海用單巽向直取七更自南金州至山東成山頭用單巳向直取亦七更

坿管滌生先生跋

書孔氏疏言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杜氏通典云青州之界越海分遼東樂浪三韓之地西抵遼水而胡氏渭曰漢武所開樂浪元菟二郡乃古嵎夷之地嵎夷

義和所宅朝鮮箕子所封皆應在青州域內不僅遼東而已據此數說則爾時青州踰海而兼營州之地理若可信齊召南氏所謂勢固自然者也前明遼東都指揮使隸於山東布政司明初遼東士子尙附山東鄉試厥後以渡海之艱改附順天而遼東各州衛隸於山東則終明之世不改蓋亦猶上古之青州兼轄營州云爾我

朝定宅燕京與明代同而遼左爲陪都重地則與前明之二州二十五衛視同羈縻者輕重迥別故渤海之襟帶旅順之門戶視前世尤加愼也雁汀先生之意欲於隍城石島之間駐水師將領一員登州金州南北兼

巡內以防盜匪之狙伏外以懾夷人之闌入可謂謀慮老成操之有要已道光二十九年御史趙東昕建登州設立水師之議　宣宗皇帝下其事令兵部軍機處會議當事者以迹近更張格而不行國藩時承乏兵部願知旅順要隘宜別置嚴鎮而不知康熙年間有嵩祝請登州水師巡哨金州鐵山之說亦遂坿和未遑他議今觀先生圖說所載　實錄各條知國家機務尤大者列聖廟謨皆已籌及之苟能推行而變通則收功不可紀極也故述前說以互證亦以誌余不學之恥焉

坿道光二十一年天津添兵原案

道光二十一年九月軍機大臣會同兵部奏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天津等處海口酌籌添駐官兵一摺內稱英逆自上年駛赴北洋游奕維時天津之大沽甯河之北塘以及豐潤至山海關一帶州縣額兵無多均自本省各營調防必須豫籌經久之計查大沽北塘等營汛共止額兵二百餘名上年奏添礮臺新兵五百名合計僅七百餘名茲酌擬大沽添兵二千名北塘添兵一千名南自山東交界海口起北至北塘海口止水路交防天津郡城酌擬添兵一千名爲後路策應豐潤並永平府屬臨榆灤州樂亭昌黎撫甯六州縣添兵二千名以

一千撥駐臨榆縣之山海關一千分布豐潤等五州縣本營汛水陸交防是資守衛擬於本省各營抽裁二千名餘四千名請　敕部查明外省僱傭營分抽裁並沿海添建墩臺營房衙署約計不過十萬兩上下以見在防堵之費核減兩月即已敷用無論該夷何時縣至無隙可乘當不致再萌北駛之念等語臣等公同商酌天津附近　京畿而山海關爲　盛京門戶自應加意防範該督所請酌添兵丁六千名分布口岸水陸交防應如所請辦理惟所稱直隸抽撥二千名外省抽裁四千名見在海疆未靖沿海惟廣東一省兵數較多至山東

江蘇浙江福建四省均未便輕議裁減其餘各省雖地方靜謐亦不免徵調策應即使量爲抽裁未必能足四千之額查直隸兵額除天津鎮標兵五千八百八十一名其餘各標營共兵三萬二千三百九十九名若抽撥十分之一得兵三千二百名以之移駐天津各口岸不勞遠涉而於該省兵額原屬無虧其抽撥之兵應令該督飭屬妥爲移駐此外二千八百名由 臣 部行文各省督撫察看地方情形擇其可減者如數抽裁統限一年足數見在防夷喫緊應准先行招募練勇二千八百名即與直隸所撥之兵分布防堵此項練勇即在居民招

募既足資其禦寇之力且以杜其爲匪之心應需軍器口糧著該督暫行籌畫此後各省陸續抽裁隨時挑補入伍所有各省分裁兵額謹開單恭呈　御覽云云

紀畿輔營田水利

雍正三年畿輔大水既賑卹之　憲廟念水利未興則水害不可得而去乃　命怡賢親王偕大學士朱軾相度之先是近畿歲潦康熙三十七年霸州文安水清河漳河渾河皆溢没旗民莊田無數　命原任河道于成龍河督王新命疏浛之四十六年李紹周奏請北地開渠　上以民間田畝高下悉皆耕種雨過多則高田有收不足則窪田

有收若無故責成有司開濬溝渠必逼擾百姓且錢糧所需無窮田土高下須人量度倘壞見耕之田以疏水道小民孰肯聽耶當此無事之際不宜創事端以累官民乃寢其議是歲十一月　命江浙於水口酌建閘座平時閉蓄過旱啟放其支河港蕩淤淺者並疏濬引水四達　上嘗論江浙雖稱水鄉而水溢易洩旱歲之患比澇尤劇北方經月不雨亦尚無礙南方夏秋經旬缺雨則田坼禾稿矣喜雨亭記云十日不雨則無禾蓋謂此也乃令江浙在京官員大學士張玉書尚書王鴻緒等詳議以聞蓋　聖祖之世方急東南水患下河海塘諸役經營數十年於畿輔

末道也雍正四年怡親王既圖上方略乃設營田水利府以王董其事起灤州玉田諸州縣官因地勢濬流築圩建閘開渠招民給工本募江浙老農教耕工匠爲農具是秋田之熟者百五十頃而霸州文安大成保定新城安肅任邱民自種植者又七百餘頃比歲皆登五年分京東京西京南天津爲四局局設長副司之定某縣某莊營田引某泉某河灌溉大小數百處皆有條貫至七年營成水田六千頃有奇所司以營田瑞稻進　召大學士等　賜觀焉九年有距水稍遠聽民自便之令而水足地平無煩厚汲之處仍令永爲水田議設觀察使副各二以重其權不久

旋罷有司奉行亦漸不實乾隆二年　諭曰州縣地土原有高下不同其不能營治水田而從前或出於委員勉強造報者應聽民作旱田若近水可治之田已經開成者倘至廢棄殊爲可惜飭勸諭修葺三年又　諭曰聞直隸各處多有涸河有水時由此宣洩無水竟成廢地近河居民築埂壩以爲灌溉之用致河道阻塞水不通流著各州縣將舊有渠淀造報其涸河之處不得築埂壩以阻河流　臣以爲小民祇徇目前之利爲牧令者又非自田閒來始誤於槩以旱田爲水田繼誤於卽溉田之地以爲田故行之未久輒就罷廢九年以御史柴潮生請興修畿輔水利

命大學士劉於義往於義陳水利十二事槪其頻年所論
列大都疏消積潦之策爲多引灌之利則僅及天津一隅
焉其在京南京西者十三年總督那蘇圖奏平山縣令郭
殿正於河旁勸諭民營稻田九十二頃阜平縣令羅仰鑣
令民墾營五十餘頃皆得　旨優敘二十六年總督方觀
承奏易州開渠建壩居民引子渠溉田二百餘頃渠成
賜名安河蓋寥寥然不數見矣
或問畿輔水利可興乎曰可何以言之明汪應蛟巡撫
天津於葛沽白沽種水稻畝收四五石其後徐貞明領
墾田使先於永平募南人爲倡逾年墾水田三萬餘畝

張國彥顧養謙又行之薊州豐潤玉田皆效此京東可行也宋臨津令黃懋請於河北諸州作水田制置河北屯田何承矩於雄莫霸州平戎順安興堰六百置斗門引淀水灌溉以足邊食此京西可行也元郭守敬請於磁州東北滏漳二水合流處引水由滏陽邯鄲洺州永年下經雞澤合澧河可溉田三千餘頃則畿南亦可行也貞明之言曰北人未習水利惟苦水害不知水害未除正由水利未興其所言十四利甚悉戶部尚書畢鏘又採貞明議疏爲六事其曰地宜稻者以漸勸率宜黍宜粟者如故不遽責其成蓋必如此乃與周禮稻人職

方氏之說合桑乾入穿琛下地灤方氏幽州穀宜三種并州穀宜五種而無旋輿旋廢之患矣

附永定河不宜復故道論

明史河渠志曰桑乾河盧溝上源也發源太原伏流至馬邑渾流溢出是爲桑乾東下大同抵宣府雁門應州雲中諸水皆會穿西山入宛平界東南分爲二一由通州高麗莊入白河今南海子有桑乾支河至張家灣入白河上源不與渾河通一由霸州合易水卽清水河一名玉帶河南當作東南至天津丁字沽入漕河此明永樂以後至 國初水道也康熙三十七年由良鄉之張家莊至東安之郎神河重開一道東以南北

長堤由固安永清之北引流直出柳岔口三角淀淀即東淀以達西沽賜名永定河此康熙中年以後總河于成龍所改之道也雍正四年郭家務開減河乾隆十五年永清冰窖改河二十年北岸六工改下口皆不過小修改而已自三角淀漸以壙塞論者遂歸咎於渾河之改道甚且欲復南合玉帶河之舊則未見其可桑乾性本渾濁所過輒淤川壅而潰乃理之常觀明史所言決固安賀家口壞盧溝橋堤決新城決狠窩口決楊木廠郎

國初十年固霸新安之閒潰決屢告時未嘗東行也而其爲害至此且渾河由三角淀達西沽所經者淀之東北隅乃高橋勝芳兩淀之淤在淀西南亦歸咎於渾河

河崇任受過哉且渾河南合淸水仍東行以澱爲歸非有他道使之入海也雖曰澱爲定水無衝刷之力河無停流有蕩滌之功然以理揆之渾河自發源至固安平地已千里而邇西山以上東於兩崖之間震盪奔激而卒與泥沙俱下其性濁也縱淸水可資盪滌之力而所盪之沙所滌之泥非澱之受而誰受之乎考明永樂以前渾河本不可行河渠志成化七年霸州知州蔣愷言城北草橋界河上接渾河下至小直沽注於海永樂間渾河改流西南經固安新城雄縣抵州屢次爲害近決孫口東流入河又東抵三角澱小直沽乃其故道請因

其自然之勢修築堤岸此元明閒渾河故道之可考者雖未即張莊郎神之舊蹟而東流固其自然之性也論者明知改流南下不無衝齧之虞乃又謂塡淤肥美秋禾所失夏麥倍償聞諸興水利以糞以溉以長禾黍未聞道使衝齧以待收一水一麥之利也夫淸水與渾河匯流一處勢不能容以致汎濫當時 諭旨至爲明切康熙三十七年二月覆轍又可蹈乎且三角淀南納子牙西納會同舉畿輔數十餘河與南北二泊之水皆歸焉徼渾河之入亦不可不急治淀大抵淀泊之所以淤一患停沙一患積葑去聲一患圍耕彼東南三江震澤之閒未聞有

涸濁如桑乾者而太湖何以日就堙塞也今二患不除惟停沙之爲慮至議改河而未有他道以容之亦未審於形勢矣夫不務治淀而議改河猶人腹臟痞塞而但疏利肓鬲使多食飲亦不足以有瘳矣

渾河改流之議倡於治河蠡測陳儀而水利集說沈聯芳亦謂當仿東南束清刷黃之法曩者讀畿輔水利四案得其說而喜之近摹拓畿輔輿圖以蠡測所言按之形勢乃悟其不可蓋渾河由固霸南入清水河者三角形勢之股也淸水入淀其句也康熙改流之道其弦也一紆一徑勢實懸殊然則于淸堧之改河實與永樂以前之

道有冥合焉甚矣河之利病未可輕言而圖譜之學不可不講也

紀鐵斛鐵尺

康熙四十三年　敕造鐵斛斗升頒行中外先是以各省民閒用斛大小不一升斗面侈底狹弊端易生　諭廷臣集議畫一定制尋議上順治五年戶部以供用庫紅斛較通州鐵斛差大減改斛式於順治十二年較準容積鑄鐵斛二十具發戶部倉場及直省各一今應照鐵斛鑄造七具發　盛京順天府五城再造底面平準斗升各三十具頒直省以爲定式及戶部呈進樣斛斗升　仁廟親注水

測量樣升樣斗上下四角不均積數見方又奇零不足測鐵斛積數得一百六十萬分校之性理大全嘉量每斛應積數一百六十二萬分爲少二萬分以鐵斛用之已久不可輕改乃依以爲準別造新樣斗一具方徑八寸深五寸積數得三十二萬分新樣升一具方徑四寸深二寸積數得三萬二千分出以示廷臣幷 諭以依此十升爲斗五斗爲斛毫釐不差 敕照式鑄造頒行 臣 案方深一寸積一千分度量之法實由此起 仁廟天縱神聖熟精數理洵非廷臣所及紅斛久廢不用其與嘉量一百六十二萬分之斛不知孰爲多少至乾隆九年得東漢圓形嘉量又改唐張文收方形嘉量仍其遺

制造嘉量方圓各一銅質金相其上為斛其下為斗左耳
為升右耳為合龠其重二鈞　御製銘辭陳之胡會是年
頒行小口鐵斛令直省照式鑄用舊存鐵斛繳銷
乾隆三年鑄鐵尺以覈算倉糧凡糧以新舊為差二年
以內積方一尺得三斗一升六合三年以外積方一尺
得三斗四升二年外三年內折算得三斗二升八合以
其尺頒戶部倉塲及各倉依量也
今案方一尺為一百萬分每斗除三十二萬分三斗除
九十六萬分又除一升三萬二千分只餘八千分尚不
足三合之數此云六合者豈進倉之後顆粒結聚故與

斛量不同邪

凡倉場有加二五加一七紅斛為運耗收糧之用

跋

右石渠餘紀閩縣王文勤所撰原名　熙朝紀政稿定後改今名近甯鄉黃氏刻本分爲六卷璋家藏鈔本無卷數且與黃氏本有詳略互異處因重爲校定刊藏于家又有缺脫數篇如官制紀卹災表其目見于他篇京營有序無表渤海有說無圖惜無從錄補此書于　國朝掌故政事之大者備舉無遺誠精且博學者恥不知今讀此已得過半矣文勤諱慶雲號雁汀官工部尚書事跡具　國史列傳光緒十六年孟春月攸縣龍璋校訖識尾